

第一章 孤立無援

正是傍晚時分，一輛青篷馬車駛入長街，在一座府邸前停了下來。

兩個門房正在閒磕牙，聽見這動靜，都探頭往外瞧。

一個忙道：「來了來了。」

「哪兒？」另一個急急站起來，扭著腰衝大門外瞄了一眼，「嘿，是老劉回來了。」

趕車的車夫下來了，招呼一聲，車裡又下來一個婆子，最後跟著一個小小的少女。

李枝枝緊緊地抱著自己的包袱，不安地打量四周，這裡的一切於她而言都極其陌生，高大的宅門、鑲金的匾額、門口張牙舞爪的石獅子，讓她感到無比慌張。

「小姐快進去吧，老爺夫人想來是在等著您了。」王婆子催促著。

李枝枝默默地答應了一聲，昏頭昏腦地跟著她入了那闊氣的大宅門。

這宅子真是大得很，處處都精緻漂亮，朱漆的廊柱，雕花的石欄，就連地磚都刻了花紋，灰撲撲的粗布鞋踩在上面，十二分的不合適，李枝枝覺得自己很是格格不入。

宅子裡有很多下人，投過來的目光不乏好奇和打量，這讓她感到不舒服，低下頭避開了那些人的窺探，跟在王婆子身後進了一座廳堂。

王婆子叮囑她在此處等候就匆匆離開了。

沒人請李枝枝坐下，她看著那朱漆的雕花大椅子，乾淨得能泛光，映出人影來，猶豫了一下，還是坐下了，仍舊抱著她的布包袱。

廳堂門口不時有下人經過，然後隱晦地往裡瞧，又是那種打量的目光，自以為不留痕跡，實際上做得分外明顯。

李枝枝有些厭煩，她站起身來，換到一個角落的位置，那些人一時間看不見她，除非她們進到屋裡來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天色從昏黃變得擦黑，外面傳來了一陣腳步聲，還有人聲低語，緊接著，有人進了廳堂，打頭的是一個中年男人，他穿著一身官服，看見李枝枝，愣了一下。

中年男人把紗帽摘下來，遞給身後的下人，道：「接回來了？」

那下人道：「是，下午就到了。」

李枝枝立即就明白了，這個中年男人或許就是她的生身父親。

她抱著包袱站起身來，沉默地望著他，不知道該如何稱呼對方，萬一叫錯了呢？

黎岑沒有注意到她的情緒，只是逕自問下人，「告訴夫人了嗎？」

下人忙道：「王婆子去了，當時夫人在紫藤苑照顧小姐呢，沒顧上這邊。」

黎岑點點頭，對李枝枝招手，「孩子，過來，讓爹看看妳。」

李枝枝忽然生出幾分安心來，她方才沒猜錯，這果然是她的父親。

她走上前去，只覺得對方身形高大，容貌儒雅和氣，有些親切。

黎岑也在端詳她，點點頭，「像夫人年輕的時候。」

下人殷勤附和，「正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呢。」

「對了。」黎岑忽然想起什麼，又問：「那邊怎麼說，都解決了？」

下人連忙道：「都解決了，那對夫婦一開始還鬧，非說咱們是去訛人的，死活不

肯讓咱們把小姐帶走，王婆子說要去報官，他們就忌憚了，後來又給了十兩銀子，他們就歡天喜地把人交出來了。」

聽到這裡，黎岑頷首，「如此兩清，也算合適。」

李枝枝抱著包袱的手緊了一下，不知為何，她心中方才升起的幾分親切感，在這一刻倏然消失殆盡了。

她想起臨走時，爹娘面上毫不掩飾的喜悅，彷彿平白撿了大便宜，他們當著她的面商量著給弟弟蓋屋子，有了這筆錢，秋後就能開工，再過兩年，弟弟就能娶上媳婦了，到底是沒白養她這麼多年。

方才她的生身父親也說，如此兩清，也算合適。

這個結果他們都很滿意，卻沒有一個人問過她，她忽然覺得有些可笑。

正在這時，黎岑問她，「以前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李枝枝。」

黎岑皺了皺眉頭，道：「這個名字不好，改一個吧。」他想來想去，一時間也想不到什麼好名字，索性道：「罷了，先改個姓，再讓妳娘想個名字。」

就這樣，李枝枝成了黎枝枝。

黎岑讓下人帶黎枝枝去安頓，看見她懷中抱著的布包袱，隨口問道：「這是什麼？」

黎枝枝愣了一下，輕聲答道：「是、是換洗的衣裳。」

她是在鄉下長大的，雖然也會說官話，但是不可避免地帶了些口音。

黎岑皺起眉頭，打量她一眼，這一次和之前不同，近乎審視了，像是在這時候，他終於正眼認真地看這個半道認祖歸宗的女兒，片刻後才問道：「識字嗎？」黎枝枝緩緩搖頭。

黎岑覺得這結果既在意料之中，又有些失望，沉吟道：「黎家往上五代皆是有官身的，外祖父更是中過一甲，妳身為黎家女兒，不說精通，至少也要讀書識字，免得日後貽笑大方，叫人看低了咱們家。」

他說話時不緊不慢，語速平和，明明沒有指責的意味，卻讓黎枝枝有些瑟縮，彷彿她不識字便是她的錯處，於是不可避免地窘迫起來。

好在黎岑沒有繼續說下去，只是道：「等過幾天，我請個先生回來教一教妳。對了，妳還有個兄長，他——」

正說著，門口進來了一個少年人，他穿著一襲淺藍色的錦袍，身後跟了一個書僮，進門就叫道：「爹，您下值了。」

「行知，過來。」

黎行知一眼就看見了黎枝枝，立即皺起眉來。

黎枝枝敏銳地察覺到，這位兄長對她並不喜。

果然，黎行知走近前，對黎岑道：「接回來了？就是她？」

「嗯。」黎岑道：「她剛剛回府，你有空就帶著她轉轉，熟悉一下。」

黎行知不以為意道：「這種小事讓下人教她就行了，哪裡用得著我？對了，爹，我先去看晚兒，她昨夜發了燒，不知現在如何了。」

黎岑擺了擺手，黎行知便匆匆跑了，連個眼角餘光都沒給黎枝枝。

她尷尬地站在原地，手足無措，好似一個局外人。

大約是看出了黎枝枝的不自在，黎岑解釋道：「晚兒就是在府裡長大的那個孩子，打小乖順聰明，妳娘和妳兄長都很喜歡她，畢竟養了這麼多年，感情深厚，送回去實在捨不得，咱們黎府雖然不算什麼高門貴族，但是多養一口人還是不成問題的，所以就將她留下來了，正好妳們二人同齡，往後也能做個玩伴，好好相處。」黎枝枝垂著眼，輕輕嗯了一聲。

見她這般聽話，黎岑方才的失望淡去了幾分，有些欣慰地道：「妳也是個懂事的孩子，不錯，不錯。」說著歎了一口氣，道：「晚兒前陣子病了，已是好幾日下不得床，昨夜又起了高熱，妳娘急得不行，所以沒來得及顧上妳，妳也別怪她，這樣，我順便帶妳去見一見她們吧。」

黎枝枝點點頭，跟在黎岑身後。

走了兩步，黎岑想起什麼，回頭看了一眼，啞然失笑道：「怎麼還抱著那包袱？也不是什麼值錢東西，叫下人拿著吧。」

他的語氣神態透著一股子自然的傲慢，又或許是輕視，瞧這個半道回家的女兒，像是在看一隻流浪的貓兒狗兒，既覺得她髒兮兮，又有些可憐可笑。

黎枝枝像是被什麼刺了一下，下人來接她的包袱，搜了一下沒搜出來，提醒道：「小姐，您撒手呀。」

她這才如夢初醒，鬆了手，一抬頭，發現黎岑已經出門了，她忙跟了上去。

身後傳來幾聲輕輕的嬉笑，黎枝枝回頭，只見幾個丫鬟湊在一起說話，竊竊私語著，看過來的目光無一不是帶著輕慢的，令她如芒在背。

黎岑帶著黎枝枝去了紫藤苑，這院子雖然不大，卻打理得十分精緻。

春天時節，紫藤爬上了小樓，吐露著一串串淺紫色的小花，含苞欲放，好奇地打量著來人，門頭的紫藤花叢中有一塊匾額，上面寫了三個很好看的字，可黎枝枝不認識。

她很快就收回目光，垂下頭，跟在黎岑身後穿過紫藤花架，還沒進門，便聽見裡面傳來少女的哭泣聲，嚶嚶道：「娘親，我是不是要死了……我好疼啊……」

緊接著一個婦人哽咽道：「傻孩子，說什麼傻話？妳若有個不好，叫娘親怎麼活呀？」

那少女抽泣著道：「是晚兒不孝，爹爹和娘親養了我這麼多年，晚兒卻不能回報您的恩情，晚兒好後悔啊……想來這也是晚兒的命數，鳩占鵲巢，叫老天爺都看不過去了……」

「胡說！」少年略帶隱怒的聲音開口打斷，「誰和妳說的這些渾話？什麼鳩占鵲巢？我的妹妹只有妳一個，以後不許再亂說了，好好吃藥，妳很快就會好起來的！」婦人也急忙道：「是哪些賤婢在妳耳邊嚼舌根子？娘親叫人狠狠罰她們。妳是娘親一手養大的，不論發生什麼，妳都是娘親的乖女兒。」

少女哭泣的聲音低了許多，感動道：「娘親和哥哥的恩情，晚兒只能來世做牛做馬，結草銜環來報答了……」

真是一個母慈子孝、兄妹情深的場面，黎枝枝垂著的眸中閃過幾分嘲諷，她忽然

覺得很沒有意思，既然感情如此深厚，黎家又為什麼要千里迢迢把她從遂鄉接回來呢？

耳邊傳來黎岑的咳嗽聲，黎枝枝回過神，與此同時，屋裡的人也發覺他們的到來。

少女虛弱的道：「是……爹爹來了嗎？」

黎岑踏入屋內，黎枝枝跟著他繞過屏風，一眼就看見了那鋪著綾羅錦繡的雕花大床，床邊圍了一圈人，眾星拱月一般，方才見過的黎行知也在，還有一名穿著貴氣雍容的美貌婦人，正握著床上少女纖細的手，不住拭淚，這人想必就是黎夫人，她的生身母親了。

黎素晚一邊輕輕咳嗽著，一邊試圖坐起身來。

黎夫人連忙將她按下去，道：「妳還病著呢，不要亂動，快快躺好。」

黎岑走上前去，關切問道：「晚兒如何了？有沒有好轉？」

黎素晚輕咳著，急急道：「好多了，多謝——咳咳咳，多謝爹爹關心。」

黎夫人嗔怪道：「方才還叫疼呢，快不要逞強了。」

黎素晚被安置在綿軟的錦被中，她模樣生得十分秀麗，大概因為生病的緣故，小臉蒼白，帶著一股子病氣，像一株弱不禁風的小白花，讓人在跟她說話的時候都會忍不住放輕聲音，生怕嚇到她。

黎行知注意到了一旁的黎枝枝，對黎岑道：「爹，您怎麼把她也帶過來了？」

一時間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黎枝枝身上，或驚訝或好奇地打量，令她成了焦點。

黎岑不以為意道：「我來看晚兒，正好帶她過來認一認人。」

黎素晚看過來，她長長的睫毛眨了眨，聲音虛弱道：「這就是姊姊吧？我、我叫黎素晚，不知姊姊叫什麼名字？」

黎枝枝沉默地看著她，並沒有答話。

黎素晚有些無措，聲音也變小了許多，吶吶道：「姊姊為什麼……」說著，將求助的目光投向黎行知。

黎行知皺了一下眉，顯而易見的不悅，他正欲開口，黎枝枝終於說話了，淡淡道：

「妳若是問以前的名字，我叫李枝枝，我和妳同齡，妳不用叫我姊姊。」

她的聲音很平靜，沒什麼情緒，再加上帶著些鄉音，聽起來有一股子不客氣的意味。

黎行知立即斥道：「妳怎麼這樣和晚兒說話？」

黎素晚的臉色越發蒼白，她連忙伸手拉了拉黎行知的衣袖，勉強笑道：「沒、沒關係，姊——枝枝和晚兒還不熟悉，哥哥不必見怪。對了……」

她像是想起了什麼，捂著嘴咳嗽起來。

黎夫人連忙給她撫背順氣，心疼道：「好孩子，別說那麼多話了，快，躺下吧。」

黎素晚搖搖頭，等氣息平穩了，才對黎枝枝笑了笑，解釋道：「這個紫藤苑本來是娘親為妳準備的，只是陰錯陽差，叫我白白佔了這麼多年的便宜，如今妳回來了，正好物歸原主。咳咳咳……我已經讓下人把東西都收拾出來，今天就能搬出去——」

「晚兒！」黎行知皺著眉制止道：「不要說傻話，府裡那麼多院子，叫人再給她

安排一個就行了，何必要妳搬出去？」

「就是啊。」黎夫人也拉著她的手勸道：「再說了，妳現在還病著呢，傻孩子。」

黎素晚搖搖頭，「可這是姊姊的院子，我住了這麼多年，不能再——」

「那妳就繼續住著。」黎行知語氣強硬道：「聽哥哥的話，沒人能讓妳從這裡搬出去。」

他說完看了黎枝枝一眼，眼神透出幾分不善。

黎素晚猶豫片刻，道：「那、那就等我病好……」她抬眸看向黎枝枝，滿面歉然，小聲道：「姊姊，實在對不住，等我病一好，立刻就搬出去，還望姊姊不要怪罪晚兒。」

黎枝枝想不明白，她明明一句話也沒說，怎麼莫名其妙被扣了一頂大帽子？什麼院子，什麼搬出去，這個地方這麼大，難道一間能住的屋子都沒有嗎？

因為疑惑的緣故，她沒有立刻回話，但這在其他人看來就是不願意的意思。

黎素晚見狀，試圖坐起身來，體貼道：「我、我還是今天就搬出去吧……咳咳咳……」

她一動就咳嗽起來，上氣不接下氣，一副要咳得背過去的架勢，看起來像是要活不長了。

黎枝枝這麼想著，不自覺皺了皺細眉，道：「不用了，我住別的地方。」

可千萬別把病氣過給她了，治病既花錢又遭罪，她在村裡頭長大，左鄰右舍也有生病的人，就沒幾個治好的，不少人吃藥吃著吃著就死了，比如她的祖奶奶還有隔壁的阿牛叔。

總之，她絕不想沾上病這個東西，太晦氣。

不知是不是錯覺，聽了這個回答，黎素晚像是微微鬆了一口氣，彷彿安心了一般，黎枝枝心中不免泛起幾分疑惑來。

「枝枝也很懂事啊。」黎岑笑起來，對黎夫人道：「如今多了一個孩子，以後府裡就更熱鬧了。」

黎夫人垂著眼，敷衍一笑。

黎枝枝忽然發覺，從她進門以來，這位生身母親就沒有正眼看過她，更遑論與她交談了，對方甚至連一個眼神都不願意施捨，彷彿她是透明人。

黎枝枝的目光從黎夫人移到黎行知身上，這位兄長也是，他們看起來都不喜歡她。

黎枝枝被安排在另一座名為疏月齋的院子裡住，若是她待的時間長一些，就會明白，這是整個黎府中最偏僻的地方，靠近角門，旁邊就是長街，街上店鋪林立，從早到晚都有攤販貨郎叫賣，十分吵鬧。

她跟在王婆子身後，踏著月色進了屋子，桌上點著油燈，照亮了整個房間。

王婆子叮囑道：「趕了一天的路，小姐早些休息吧。」

黎枝枝想起一事，叫住她，「婆婆，我的包袱……」

黎岑帶她去紫藤苑的時候，讓她把包袱交給下人，裡面是她帶來的換洗衣裳，可後來下人並沒有把包袱還給她。

王婆子忙道：「我去替小姐拿過來。」

她說完就出去了，不多時回轉，手裡果然拿著黎枝枝的包袱。

黎枝枝鬆了一口氣，接過來時，面上總算有了幾分笑模樣，語氣輕快道：「多謝婆婆了。」

她的模樣確實像黎夫人，很漂亮，不似黎素晚那般柔弱，倒讓人想起山間的野桃花，清麗又有靈氣，笑起來時獨有一種熱烈的美麗。

王婆子有些心軟，她是府中的老人了，看得清楚黎枝枝的處境，人又是她親自去接回來的，心有不忍，提醒道：「小姐剛剛回府，和老爺夫人不熟悉也是正常，等時間再長點兒，總會好起來的。至於晚兒小姐，您別跟她爭，也別跟她計較，畢竟您才是正經的黎府小姐，有血緣在，她終歸越不過您去。」

黎枝枝有片刻的愣怔，抱著包袱吶吶道：「我、我知道呢……」

說不失落是假的，卻沒想到會被人輕易看穿，這讓她有些羞恥和尷尬，另一方面，她又有幾分感激，感激於這個婆婆的提點。

王婆子走後，黎枝枝在原地站了一會才準備去休息，她把包袱打開，一下就愣住了。

明明她之前把衣服整理得很好，可現在全亂糟糟的，還沾了不少灰塵，看起來像是被人拿起來扔在了地上，又胡亂捲成一團。

黎枝枝拿起一件外衫，上面有一個很大的口子，像是被剪刀剪壞了，幾乎沒幾件衣服倖免。

怎麼會這樣？

夜已經深了，外面傳來不知名的蟲聲，所有人都睡下了，黎枝枝忽然發覺，自己在這個陌生的地方孤立無援。

她呆立了片刻，才默默吹熄燈燭，摸索著在床上躺下，直到半夜，睡意才襲來。

第二章 前世的下場

那是在一個盛夏的午後，天氣很熱，一絲風也沒有，樹上的蟬拖長了聲音，一聲聲叫著，彷彿下一刻就要斷氣，令人心煩意亂。

黎枝枝跪在地上，青石磚被太陽曬得滾燙，她額上的汗順著臉頰滑落，皮肉都要曬化了。

就在她快要支撐不住的時候，門吱呀一聲開了，緊跟著一陣腳步聲從裡面出來。

黎枝枝抬起頭，看見許多熟悉的臉孔，有男有女，他們或生氣或厭惡地看著她。

她被曬得頭昏眼花，口乾舌燥，整個人都有些麻木了，但還是竭力試圖開口辯解，

「不是我……」

一個男人聲音冷冷地打斷了她，「我再問一遍。」

黎枝枝抬起頭望過去，對方面沉似水，一字一字問道：「是不是妳把晚兒推下水的？」

她立即搖首，「不是，不是我，是她自己跳下去的，我都沒有碰——」

「妳還撒謊！」一個尖利的女子聲音打斷她，「晚兒是瘋了嗎？她自己跳下水裡去？妳知不知道她已經懷了三個月的身孕了！」

黎枝枝怎麼會知道呢？當時確確實實是黎素晚自己跳下水的啊。

她茫然地看著那高髻金釵、身著紅衣的少女。

靜安郡主一向看她不順眼，這會兒更不可能放過她，惡毒地咒罵著，像是恨不得一腳把她踩成泥。

一直以來都是這樣，所有人都相信黎素晚的話，從來不信她，也瞧不起她。

畢竟在他們眼中，黎素晚才是真正的黎府小姐，而她呢，不過是父母雙亡，前來京城投奔黎府的遠房親戚，又卑賤又土氣，還總是妄圖和黎素晚爭。

「真是不知羞恥！」靜安郡主生氣地叱罵道：「晚兒那樣好的性格，剛剛甦醒就開口為你求情，你卻這般惡毒，要置她和她的孩子於死地！你這世上多活一日都是對不起她！」

那話語中的惡意如刀如劍，聽得黎枝枝心中發寒，大夏天的起了一陣雞皮疙瘩，大抵是太陽曬得太多了，她有些頭暈目眩，動了動乾裂的嘴唇，有氣無力地辯解，

「不是……我……我沒有推她……」她想起來什麼，勉強道：「當時有下人在，她們一定看到了，你們去問……」

「我已經問過了。」寧王世子的聲音冰冷道：「她們都說看見你動手了，如今你還有什麼話要說？」

黎枝枝不可置信地張大眼睛，抬頭望著他，「不可能……」

她這才意識到，那是一個圈套，黎素晚在池邊叫她的時候，她就不該過去，聽這人笑吟吟地諷刺她是可憐蟲。

「你就是真的黎家小姐又怎麼樣呢？還不是輸得一敗塗地？哥哥、娘親和爹爹都最喜歡我，我還做了寧王世子妃，為黎家爭光，再看看你呢？黎枝枝，你當初還不如就在鄉下待著，為什麼要回來自取其辱？每次看見你，我都覺得翻了自己的眼，不過沒關係，很快你就會從我眼前消失了。」

原來她是這個意思，黎枝枝恍然大悟。

正在這時，靜安郡主道：「世子，你看她這副不知悔改、死不承認的嘴臉，一定要好好懲罰她一番！她既然敢動手推晚兒下水，不如也讓她吃一吃苦頭，免得下次再害人。」

黎枝枝被按進水中的時候仍舊覺得荒謬無比，拚命掙扎著，極力辯解否認。

不是我！我沒有那樣做，為什麼不相信我？我沒害黎素晚！

冰冷的水嗆入鼻腔，帶來火辣辣的刺痛，令她完全不能呼吸，她掙扎著往上探頭，卻被再次毫不留情地按入水中。

眼前是一片朦朧的水綠，黎枝枝什麼都看不清，也無法開口說話，絕望如水一般沒過她，帶來刺骨的寒涼。

放開我……放開我，求求你們……

不知過了多久，黎枝枝再沒有了掙扎的力氣，她像一顆小小的石子，漸漸墜向水底。

失去意識的前一瞬，她張開眼睛向上看，午後的陽光很是明媚漂亮，穿過粼粼的水面，金燦燦的，將整個水底照得通透，她看見那些人站在池邊，黎素晚不知何

時出來了，面露驚慌失措之色，一如既往地作戲。

眾人都紛紛安慰她，黎素晚垂著頭朝水中看來，在無人看見處，向黎枝枝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

黎枝枝張了張嘴，卻一個字都說不出來，水爭先恐後地湧入了她的口中，小小的氣泡冉冉升起，而她只能緩緩沉入水底，沙石很柔軟，至少比那些人的心要軟。明明是三伏天氣，可是水裡真冷啊……

黎枝枝是大半夜被凍醒的，她才發現被子掉到床底下了，冷得她直哆嗦，忙把被子拿起來蓋在身上。

如水的月光透過窗紙照進來，在地上投下濛濛的光，一切都顯得不真實。

黎枝枝有些發怔，伸手去摸了摸雕花的床欄，觸感如此清晰，所以她是又活過來了嗎？

在夢裡，或者說在上一世，她也是黎枝枝，只是那個黎枝枝已經死了，和這輩子一樣，黎枝枝是被故意調換了的黎府千金。

十四年前，李家父母還在京城做活兒，生下一個孩子，只可惜那孩子先天不足，身子骨差，看了許多大夫，都說要用上好的藥材養著，否則活不過周歲。

然而李家很窮，李父只是一個瓦匠，李母則是替人縫補衣裳，一年到頭也餘不下幾個子兒，哪裡買得起珍貴藥材？眼看沒法子了，一個同鄉的婦人給他們支了招。她姓周，是個負責接生的穩婆，因著手法不錯，有些名氣，不少大戶人家都會找她去接生，若是手腳夠快，她可以把李家的孩子換過去，如此一來，李家得了個健康的孩子，自己的親骨肉也能活下來。

李家父母聞言大喜過望，給了那周氏一筆錢，求她幫忙成事。

巧的是，就在那幾日，有一戶黎姓官宦人家請周氏去接生，她便趁此機會將兩家的孩子調換了，偷偷把黎府的孩子帶了出來。

到底是心虛，李家父母惶惶了好些天，生怕被揭穿，次日就帶著孩子離開京城，回遂鄉老家了。

原本這件事做得還算隱密，否則也不會瞞了十四年，但是那周氏不知是不是做了虧心事，此後運氣一直很差，丈夫染上賭癮，將家底輸個精光，還欠下一筆債，她在替一戶人家接生時不慎失了手，導致那嬰孩才出生便夭折了，自此再無人敢找她，她只能找些零碎的活勉強維持生計。

沒過兩年，家中忽然失火，只逃出來周氏一個，丈夫、兒子和兒媳都被燒死了，她悲痛之下，再沒有任何指望，索性出家做尼姑去了。

念了好些年的佛，周氏才想起當年做過的那件虧心事，懷疑自己是遭了報應，孽障不消，死後怕下地獄，故而主動找上黎府，坦誠了此事。

也因此真相大白，時隔十四年，黎枝枝終於被接回了京城。

然而回了黎府之後，黎枝枝過得並不如意，因著是在鄉下長大的緣故，她說話行事總有些畏縮，帶著土氣，黎夫人很不喜歡她，覺得她丟人，兄長黎行知也不愛搭理她，他們都更喜歡黎素晚。

上行下效，府中的下人也開始瞧不起黎枝枝，他們對著她總是一番不耐煩的鄙夷態度，對著黎素晚又是極盡耐心和好脾氣，判若兩人。

黎枝枝不甘受到冷落，開始試圖與黎素晚爭寵。

他們嫌她目不識丁，行為粗俗，黎枝枝就努力讀書識字、琴棋書畫、規矩禮儀，樣樣學到精通，時常挑燈到凌晨三更時分，就連夫子都對她讚不絕口。

黎枝枝終於能把黎素晚遠遠甩開，可是到了那一天，她發現大家仍舊向著黎素晚。黎夫人認為她心胸狹隘，脾氣古怪，還喜歡算計，黎行知更是不客氣地警告她，讓她不要總是欺負黎素晚，就連黎岑也提醒過，說黎素晚打小身子就不太好，要她多讓著對方。

黎枝枝不懂哪裡出了錯，她並不是要欺負黎素晚，她只想得到自己應有的東西，譬如公平，又譬如尊重。

可好像在所有人眼中，只有黎素晚是真正的黎府小姐，而她才是鳩占鵲巢的那一個。

更何況黎素晚並不像表現出來的那般無害柔弱，總是有意無意地挑釁她，事後又表現出一副無辜至極的模樣，說「姊姊怎麼生氣了？對不起，都是我的錯」。

這一類的話聽得黎枝枝直犯噁心，卻能輕易挑動其他人義憤填膺，仗義執言，如此一來，她的處境每況愈下，人緣也差到了極點，許多人都認為她不是善茬，性格囂張跋扈，還總愛欺負黎素晚。

在這種情況下，黎枝枝的名聲漸漸變得很差，所以在黎素晚落水的時候，沒有一個人相信她，站出來為她說話，無論她如何解釋都無濟於事。

後來黎枝枝就死了，死在了寧王府的花池裡。

「小姐，小姐？」

黎枝枝回過神來，她從凌晨時分枯坐到現在，幾乎不敢入眠，合上雙眼就能看見搖動的池水，還有那幾近窒息的溺斃感、冰冷的沙石……

王婆子還在絮絮叨叨地說著話，黎枝枝沒聽清，她緊緊揪住被子角，終於從恍惚中回過神來，遲疑道：「婆婆？」

王婆子見她這般，伸手摸了摸她的額頭，呀地叫了一聲，「有些發熱了，得趕緊去稟報夫人。」

黎枝枝反手抓住她，觸感溫熱，卻分外真實，原來是真的，她沒有死，或者說，她又活過來了！

王婆子被她拉住了，十分訝異，「小姐您……」

話還沒說完，她便住了嘴，因為黎枝枝哭了，大顆大顆的眼淚順著臉頰滑落下來，一滴滴打在被子上，綻開數朵小小的花。

王婆子有些不知所措，下意識放輕聲音，「您怎麼哭了？是身子難受嗎？」

「婆婆……」黎枝枝輕輕吸氣，眨了眨眼睛，小聲哽咽著道：「我好冷啊。」

即便那時是盛夏，被冷水淹沒的絕望感仍舊揮之不去，每每回想，黎枝枝都有一種手足麻痺的錯覺，彷彿她依然躺在那冰冷的池底……

「哎。」王婆子誤會了，連忙幫她把被子拉了拉，嗔怪道：「想是您夜裡睡覺不老實，踢了被子著涼了。」

黎枝枝搖搖頭，卻沒辯解，默默地將被子拽得更緊，低著頭發呆。

忽然，一隻溫熱的手落在她的肩頭，她下意識抬起頭，對上王婆子憐憫的目光。

王婆子像是在斟酌著措辭，小心勸道：「小姐別難過了，老婆子昨天就和您說過了，您初回府中，和夫人老爺還不熟悉，等以後就好了。」

什麼？黎枝枝一開始沒明白她的意思，很快，她反應過來，原來對方是在擔心她難過。

她有些啼笑皆非，若說上輩子，因為黎岑和黎夫人的冷淡態度，她確實會難過，但是現在不會了。

他們不配。

黎枝枝沒有多加解釋，只是眨了眨眼，望著王婆子，語氣誠摯地道：「婆婆，謝謝妳，在這世上大概只有妳對我最好了。」

這不是假話，無論是上一世還是這一世，婆婆確實是為數不多願意對她好的人，她心裡都是記得的。

王婆子哪裡知道其中緣由，她只是府裡一個下人罷了，聽了這話既覺得熨貼，又有些不知所措，連連道：「小姐這話說得，老婆子我也沒做什麼……」

話雖如此，她到底很高興，對黎枝枝的態度越發好了，和和氣氣地道：「小姐生了病，我這就去稟報老爺和夫人，叫個大夫來給您瞧瞧。」說著就要往外走。

誰知黎枝枝卻拉住她，仰著頭道：「別去了，婆婆，不要緊的。」

王婆子訝異道：「那怎麼行？」

黎枝枝搖搖頭，道：「只是水土不服而已，沒什麼關係，我初回府中，不想給爹爹和娘親添麻煩。」

聽了這話，王婆子越發覺得她懂事，心疼道：「小姐真是傻孩子，病了就該看大夫啊，這怎麼能叫麻煩呢？再說了，晚兒小姐從前經常生病，也沒見夫人和老爺說什麼，還不是照樣捧在手心裡。」

黎枝枝垂下眼，掩去眸中的諷色，輕聲道：「那怎麼能一樣呢……」

是啊，那怎麼能一樣呢？黎岑只顧自己的面子，耳根子又軟，從不管這些內宅事，只要不給他丟人就行；黎夫人一心盼著黎素晚能攀高枝，飛上枝頭變鳳凰，好給自己長臉。如此，她又算什麼？

他們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，只有她這個可憐蟲被悄無聲息地淹死在冰冷的池水中。

興許是老天爺憐憫她，又給了她重活一次的機會……

黎枝枝抬起頭，對王婆子露出一個微笑，好聲好氣道：「婆婆，我心裡有數的，這只是小病，我不想讓爹爹娘親擔心，熬一碗薑湯喝就好了，求求妳啦。」

「妳這孩子。」王婆子歎了一口氣，憐惜道：「那好吧，我去給妳熬薑湯來。」

黎枝枝笑笑，上輩子她也是病了，王婆子去稟告黎岑與黎夫人，確實請了大夫來給她治病，但是不知怎麼，黎素晚病得更厲害了，過了幾天，府裡突然起了謠言，說她和黎素晚八字不合，命格相沖，黎素晚會被剋死。

於是黎夫人越發討厭她，還去請了高人算命，高人說黎府原本只能有一位嫡出小姐，現在多了一個，自然會爭鬥，所以兩個人都生病了，言下之意，只有病死了一個，另一個才會康復。

黎夫人信以為真，忙問有沒有辦法破解，那高人掐指算了半天，又收了一筆銀子，才給出解決之法，讓黎府對外稱她是遠房親戚家的孩子，做個表小姐，如此一來就不會相沖了。

從那一日起，她就成了名不正言不順的表小姐，父母皆逝，前來京城投奔，黎家收養她，將她視若己出，此舉還為黎岑贏得了不少讚譽，說他仁義。

呵，如今想來，真是諷刺。

王婆子打了水來讓黎枝枝洗漱。

正是清晨時候，陽光從窗隙透進來，明亮乾淨，木盆裡盛了清水，水波一層層漾開，那種被淹沒的窒息感又來了，臨死前絕望的掙扎在黎枝枝腦中一幕一幕閃回，清晰無比，她站在原地，手足僵硬，幾乎不能動彈。

王婆子不知究竟，疑惑道：「小姐，怎麼了？」

「婆婆……」黎枝枝勉強笑了笑，輕聲道：「能勞煩你幫我綃一下帕子嗎？」

王婆子聽了倒也沒說什麼，忙替她綃了帕子遞過去，看著她擦臉，只覺得她有一些變化，和前幾日不一樣，可具體哪裡不一樣，又說不上來。

梳洗過後，黎枝枝又看見那些被剪爛的換洗衣裳髒兮兮地堆在一處，黎府的下人再如何也不至於這樣針對她，背後自是有人指使，只可惜上輩子她什麼都不知道，自己默默地補好了衣裳。

在村子裡的時候，破了的衣裳補一補仍舊能穿，不算什麼大事，只是沒想到黎岑見到之後，十分不悅，近乎責備地讓她把那些衣裳都扔掉，還說這是黎府，不是什麼鄉下地方，讓她摒棄從前不雅的習慣，好好學一學規矩和禮儀，不要丟黎府的臉。

黎枝枝伸手拎起一件衣裳看了看，很尋常的粗布衣裳，說不定黎府的下人都瞧不上，但這是她所擁有的最好的一件了，倒也算幸運，沒髒，只在襟口處被剪了一刀。

王婆子也瞧見了，哎喲一聲，道：「這是怎麼了？小姐的衣裳——」

黎枝枝垂下眼，道：「昨天拿回來就這樣了，沒關係。」她將衣服抱在懷中，強打精神對王婆子笑道：「麻煩婆婆給我找些針線來吧。」

王婆子頓時明白了，她欲言又止，念叨了幾句不像話，又去取針線來，替黎枝枝縫好，一邊絮絮道：「我一會就去稟報夫人，小姐回府了，總要做幾身新衣裳的。」

黎枝枝這次沒有拒絕她的好意，因為王婆子去稟了也沒用，黎夫人現在壓根沒把她的事放在心上，甚至不想聽別人提起她的名字。

王婆子的針線活兒很好，但即便如此，襟口還是有一道明顯的縫線。

黎枝枝倒不在意，將衣裳換上了，對她道：「婆婆去忙吧，我自己在府裡轉轉。」

王婆子勸她好好休息養病，她表面乖巧答應了，待對方一走，就溜了出去。

黎枝枝特意從僻靜的角門出府，外面是長街，穿過這一條街，到了盡頭，再過一

座橋就是東市。

這裡行人熙攘，走貨的、擺攤的、雜耍的，比比皆是，叫賣聲此起彼伏，一派熱鬧非凡。

橋頭有個算命的攤兒，坐了一個瞎眼的道士，黎枝枝在他面前停下，那道士似乎察覺到了，道：「算卦十文，童叟無欺，概不二價。」

黎枝枝笑了笑，取出一個銅板扔進他面前的小竹筒裡，發出叮噹的脆響，道：「道長，我想跟你做一筆買賣。」

那瞎眼的道士道：「貧道只算卦。」

「十兩白銀。」

話音一落，道士立即睜開了眼睛，「什麼買賣？」

黎枝枝笑了，「道長，借一步說話。」

正是清早時候，護城河邊漾起些霧氣，柳樹臨水，細長的枝條間綻出拇指大的嫩芽，青翠欲滴，柳樹的另一側是小樓，青瓦白牆，倒有幾分江南的韻味。

因著柳樹遮掩，這裡還算隱蔽，那道士搓了搓手，聲音有些興奮，問黎枝枝道：

「不知善人要同貧道做什麼生意？」

黎枝枝低聲道：「今天酉時，你去朱雀街頭候著，等一個人……」

她如此這般說清楚了，道士才恍然大悟，「妳叫貧道去誑人。」

黎枝枝一哂，「道長說的哪裡話？本就是事實，怎麼是誑人呢？」

道士上下打量她一番，顯然是有些猶豫。

黎枝枝笑道：「十兩銀子，道長不知要算多少卦才能賺得回來，不過嘛，這種事也不好勉強，我記得馮記包子鋪那裡還有算命的先生，或許他會有些興趣。」言下之意，你不心動，自然有人心動。

這道士立即就穩不住了，道：「妳再細細與貧道說一說。」

兩人正交談間，黎枝枝忽然聽得一些響動，她警惕地止了話頭，緊接著，不知從何處傳來貓兒叫，聲聲輕柔，倒是頗為好聽，她這才放下心來，又交代那道士幾句，目送對方遠去。

黎枝枝在牆下站了半晌，聽得裡頭安靜了，這才舉步離開。

又過了好一會，牆內忽然傳來人聲，「公子，您在那裡做什麼？」

牆下種著一大叢朝顏花，開得正熱烈，著玉色錦袍的人坐在椅子上，他身形修長，介乎少年與青年之間，眉峰微凜，壓著一雙漂亮的鳳眼，鼻梁挺直，十分俊美的樣貌，任誰見了都要讚一聲翩翩公子。

他膝上蹲著一隻貓兒，毛色漆黑如墨，眼瞳卻是金黃的，煞是特別。

蕭晏伸手揉了揉貓的皮毛，腕上繞著一串紫檀佛珠，在陽光下折射出微亮的光。

面對僕人疑惑的目光，他只是笑道：「沒什麼，聽了個有意思的牆根。」

僕人：「……」把聽壁腳說得這麼光明正大的，也就只有他家主子了吧？

第三章 道士的指點

傍晚時分，黎岑下了值，乘著青篷小轎回府，誰知到了半道，轎子停了下來。

他正疑惑間，有下人來回話道：「老爺，前面有個道士攔路，有話要和您說。」

黎岑皺起眉，正欲回絕，卻聽一個聲音朗朗念道：「祥雲擁五色，青鸞歸帝京，瑤池春似海，寶鼎煥宸章。」

黎岑聽罷，忙下了轎，果然見一個身著道袍的人站在路中間，走近些，才發現他緊閉著眼，竟是一個瞎眼的道士。

他再想起對方方才念的詩，恭恭敬敬地請教道：「敢問道長，方才所言是何深意？」那道士笑了起來，道：「貧道昨夜閒來無事算了一卦，東南方向有祥雲五色，青鸞歸位，正是貴府所在之處，至於這詩嘛……」他笑而不語。

黎岑連忙命人奉了些銀錢，道士卻不接，搖首道：「貧道只是路過罷了，並非為錢而來。」他說著，捋了捋山羊鬍，作高深之態，話也是說一截、藏一截。

黎岑更著急了，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，聽得那道士開口，「貧道與你善緣不夠，不能透露天機。」

黎岑問道：「如何才能與道長結善緣？」

道士便答，「善人若有意，可將隨身戴得最久的一樣什物贈與貧道，如此便可。」

黎岑剛下值回來，身上除了一身官服官帽，就只有腰間一塊玉佩戴得最久，他咬咬牙，將那玉佩摘下來，雙手奉上，「道長，請收下。」

道士摸索著，拿走了黎岑手中的玉佩，這才高深莫測地道：「青鸞既已歸家，何以又有假鳳占據其位？善人莫要錯將魚目當寶珠啊。」

黎岑大吃一驚，他素來是好面子的人，故而家中那點事瞞得死死的，沒有叫外人知道，黎枝枝昨日才歸家，今天就有道士上門，難不成真的有靈？

他正將信將疑間，道士笑道：「真鸞假鳳相爭，氣運有沖，不出一月，府上必然會有禍事發生，言盡於此，善人且等著瞧便是。」

說完這話，他不再多言，只哈哈一笑，飄然遠去。

見他行動間自如從容，竟與常人無異，黎岑心中不禁起了幾分忌憚。

懷著種種猜測，他乘著轎子回了府，路過前庭時聽得有人在說話，少女聲音清亮，卻有些陌生，他一時間想不起來是誰，聽了一會才明白，哦，是他那個剛剛回府的親女兒。

另一個人是王婆子，「小姐，我已稟過夫人了，過幾日就會有裁縫來替您量身做新衣裳。」

黎枝枝卻笑道：「沒關係，我穿這件衣服就挺好的啊，不用麻煩啦。」

王婆子歎氣，「都被剪壞了那麼大一個口子，哪裡挺好？」

「是婆婆的針線活好，都看不見剪壞的痕跡呢。」

王婆子聽起來很高興，「小姐真會說話。」

說話聲越近，下一刻，黎岑就看見了親女兒。

黎枝枝和王婆子轉過拐角，愣了一下，她連忙垂首道：「父親。」

黎岑的目光從她身上掃過，落在襟口處，縱然針線活再好，也能看出來那裡有一道長長的修補痕跡，他皺起眉，問道：「誰剪壞了妳的衣裳？」

「啊？」黎枝枝搖搖頭，神色無辜而茫然，「我不知道。」

黎岑的腦子裡忽然浮現道士說過的話，一字一句漸漸明晰起來，他鬼使神差地道：

「妳搬去紫藤苑吧。」

黎枝枝愣了一下，連忙道：「不用，父親，晚兒姊姊身子不好，需要靜養，再說了，我住在疏月齋挺好的，早起還能聽到鳥兒叫，特別好聽。」

疏月齋是黎府最偏僻的一個院子，看著她懵懂不知的模樣，黎岑心中頗不是滋味，他忽然覺得妻子的安排有些過分了，就算黎枝枝比不上黎素晚，可這畢竟是他們親生的孩子，哪怕沒有感情，也該好好對待。

想到這裡，他神色不悅地對王婆子道：「現在就去叫人來給她量身做衣裳，這種事情為什麼還要等幾天？還有，查一查是誰剪壞了小姐的衣裳，到底有沒有規矩了？查清楚之後，家法處置，再把人趕出去。」

王婆子連忙答應下來，去查問了一番，果然抓到幾個犯事的丫鬟，或多或少都在紫藤苑做過事，都罰了板子，又把人趕了出去，這是後話。

很快就到了晚間用飯的時候，黎府的規矩很多，其中一條就是家中所有人都必須到膳廳用膳。

戌時二刻，黎枝枝是踩著點到的，黎夫人和黎行知都已經在了。

黎岑坐在正位，左側下手位置是黎行知，右側是黎夫人，黎行知旁邊是黎素晚的位置。

黎枝枝逕自走過去坐下，微笑著向黎岑打招呼道：「爹爹，女兒來遲，叫爹爹久等了。」

黎岑也笑了笑，「沒有晚，時間正好。」

父女之間的氣氛十分和諧，倒叫其他人有些不自在了。

黎行知轉頭看過來，提醒道：「這是晚兒的位置。」

不用他說，黎枝枝也知道，她是故意的，黎素晚如今「病」得起不來床，自然不可能來這裡用膳，她面上驚慌道：「這是姊姊的座位嗎？實在抱歉，我不知道，真的不是故意要占她的位子。」說著便惶恐地站起來。

黎岑原本沒覺得什麼，但是不知怎的，他忽然又想起那道士說過的話來，青鸞歸家，假鳳占位……

他心裡莫名一突，呵斥兒子道：「什麼占不占位子？都是一家人，座位既空著，就是讓人坐的，晚兒來不了，還不許你妹妹坐嗎？」又對黎枝枝道：「妳好生坐著便是，等晚兒病好了，叫她坐旁邊就行。」

黎枝枝不動，看著黎行知鐵青的俊臉，遲疑道：「可是……我坐這裡，姊姊會不高興吧？不然我還是換一個位子。」

黎行知繃著臉，儘管不情願，但還是道：「晚兒不會計較的，妳坐就是了。」

黎枝枝拿起筷子，開始愉快地用膳，她忽然發現，原來給別人添堵是這麼美好的一件事情。

黎素晚的占有慾那麼強，她得知了今天發生的事，肯定會氣得一夜睡不著吧？

黎枝枝這麼想著，一高興，多吃了一碗飯。

用過晚膳，黎岑叫來黎枝枝，語氣和煦地問道：「妳今日在府裡都做了什麼？」

黎枝枝怯怯答道：「沒做什麼，只到處走了走。」

黎岑試探道：「沒出府去玩？」

黎枝枝搖首，道：「沒有呢，我怕走丟。」

黎岑唔了一聲，心道也是，黎枝枝才剛剛被接回來，沒那個膽子自己出府，這麼說來，那個道長說的話倒更可信了，不知他說的禍事又是什麼……

他心裡琢磨著，面上還是和氣地道：「改天等國子監放假，叫行知帶妳出去轉一轉。」

黎枝枝看向黎行知，果不其然，他有些不太樂意，道：「爹，晚兒的病還沒好，我哪有心思帶她去玩？」

黎岑皺了皺眉，輕斥道：「難道你是大夫，有你在晚兒的病就好了？再說了，晚兒是妹妹，枝枝就不是你妹妹了？」

黎行知張了張口，到底沒再說什麼，悶聲應了，起身道：「我去看晚兒。」

黎岑板著臉命令道：「先去看書。」

黎行知的背影一頓，道：「是，孩兒知道了。」

「他也是擔心晚兒。」一直沒說話的黎夫人見兒子挨了罵，開口打圓場道：「他們兄妹打小一起長大，感情深是好事，你說他做什麼？」

黎岑皺著眉道：「讀書才是正經事，他明年就要下場考試了，還整日不著調，我不教他，還指望妳一個婦道人家去教他？」

黎夫人閉了嘴。

黎枝枝一直在靜靜地聽他們交談，這時候忽然道：「爹爹，我去看晚兒姊姊吧，不知她身體怎麼樣了。」

聞言，黎岑欣然道：「妳去吧。」

黎枝枝去了，等她走遠，黎岑才對妻子道：「妳給枝枝的院子裡再撥兩個人，只有一個老婆子伺候，到底不仔細。」

他一貫很少管後宅的事情，黎夫人有些驚訝，道：「老爺怎麼想起這事了？」

黎岑不悅道：「也不知妳是如何打理的，府裡有些刁奴的心思險惡，若不是被我發現，還不知往後會鬧出什麼事情來。」他將那些人欺負黎枝枝的事情說出來，道：「我已派人去查了，查清楚之後一律發賣出府去，刁奴欺主，簡直可惡，長此以往，家風如何能正？」

黎夫人受了責罵，有些委屈，道：「老爺這是怪我嗎？近來晚兒生了病，我日日照看她，哪裡有心思管其他的？」

想到黎素晚的病，黎岑又歎了一口氣，道：「能不能好，都是她的命，妳別忘了，妳的女兒可不只她一個。」

黎夫人語塞，片刻後才道：「我只知道晚兒才是我一手養大的，辛辛苦苦十四年，將她從一個什麼都不懂的小孩子拉扯到如今這般，琴棋書畫樣樣拔尖，說出去誰不知道黎府小姐是頂好的人物，京師誰家少年不想求娶？晚兒和那個黎枝枝簡直是雲泥之別，老爺現在要我丟了珍寶，去捧那鄉下來的泥腿子？」她只覺如鲠在喉，「要我說，老爺當初就不該去接她回來。」

「妳這說的是什麼話？」黎岑冷著臉道：「難道要我放任黎家的骨肉流落在外？」

我有什麼臉去見列祖列宗？」

黎夫人說起來就心疼，道：「那晚兒怎麼辦？你以為晚兒的病為什麼不好？她是為著這事情難受，怕我們不要她。這孩子一向冰雪聰明，如今身分尷尬，旁人知道了不笑她嗎？我真怕她過不去這道坎兒……」說著悲從中來，拿著手帕拭淚。

黎岑頓覺頭大如斗，道：「妳好好說話，怎麼又哭起來了？」

黎夫人一邊哭一邊道：「那老爺說怎的？晚兒成了笑柄，黎家不也連帶著沒臉嗎？好好的千金小姐變成了鄉下來的泥腿子，真是鬧了笑話，我這是做了什麼孽啊……」

黎岑猶豫道：「倒也沒有妳說的那般不堪，我今日觀她的言行舉止，也進退有禮，是個好孩子。」

黎夫人拭淚道：「那她識字嗎？」

黎岑一下子就住嘴了，黎枝枝大字不識一個，跟他們這種書香世家格格不入，他道：「她可以學，我明日就讓人請西席來教她，教一教，總能學會的。」

黎夫人不豫，「你看她那蠢笨模樣，如何及得上晚兒半分？」

黎岑只好道：「那依妳的意思，要如何？」

黎夫人捏著帕子，道：「她待在府裡也不是不行，只是不能礙著晚兒了，晚兒過一兩年就要說親，總要顧全她的面子，就說黎枝枝是遠房親戚來投奔的，老爺心善，收養了她，黎府多個表小姐，她往後在外面做什麼事情、丟什麼人，跟咱們黎府也沒什麼關係。」

這話說到了黎岑的心坎上，他確實擔心黎枝枝丟人，否則也不會介意她不識字的事情。

黎夫人又道：「如此一來，旁人只會稱讚老爺有情有義，也能博個好名聲。」

黎岑有些意動，但是不知怎的，他忽然想起今天那個道士說的話，真鸞假鳳相爭，一月內必出禍事，他又遲疑起來。

黎夫人敏銳地察覺到了，「老爺還有什麼顧慮？」

黎岑左右為難，將今日遇到那道士的事情一一道來，說：「我總覺得有些不妥。」

黎夫人吃了一驚，疑道：「老爺不會是遇上江湖騙子了吧？」

黎岑不確定地道：「我觀其言行，不像是騙子。」

黎夫人心中不以為意，卻知道他一向耳根子軟，容易被人說動，便道：「老爺還記得晚兒周歲那日，有一位高人路過，給她算了一卦嗎？」

黎岑想了想，還真記起來了，「是有這回事，那人說……」

黎夫人壓低聲音接道：「說晚兒是天生的鳳命，貴不可言，還說她十五歲有一劫，若是順利度過此劫，往後必然能萬事順遂，青雲直上。依我看來，晚兒這一劫恐怕就是這黎枝枝了。」她越說越篤定，勸道：「老爺可千萬別被那江湖騙子糊弄了。」

黎岑初時聽那瞎眼道士的話，覺得十分有道理，真鸞假鳳，真鸞自然是黎枝枝，假鳳就是黎素晚，可如今聽黎夫人一番話，也覺得有些道理，他頓時陷入了兩難之地，無法決斷，最後只含糊道：「這……船到橋頭自然直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」

其實他私心裡還有一個想法，管她是真鸞還是真鳳，不都是他的女兒嗎？一併養著就是了，往後她們有什麼造化，還能撇下黎府不成？

黎夫人有些失望，還是勸道：「晚兒還小呢，咱們要替她多多打算才行。」

卻說王婆子打燈，帶著黎枝枝到了紫藤苑，說明來意。

所有的下人都用一種黃鼠狼給雞拜年的目光看著黎枝枝，甚至有個丫鬟不客氣地道：「小姐方才喝了藥，已睡下了，您明兒再來吧。」

那態度說是趾高氣揚也不為過，王婆子瞧著都來氣，道：「妳是主子還是小姐是主子？怎麼說話的？不知道的還以為妳姓黎，也是這家失散多年的千金呢！」

那丫頭畢竟年紀小，被她說得滿面通紅，氣道：「小姐就是睡了！妳們不要胡攬蠻纏，小心我告訴夫人！」

黎枝枝卻微笑道：「爹爹有話要我轉告晚兒姊姊，若是她已經睡下就算了，明日再說。」

那丫鬟聽了，頓時有些遲疑，道：「那……您等著，我去稟報。」

她進了屋，不多時出來，撇嘴道：「小姐起了，進去吧。」

王婆子衝她翻了個白眼，陰陽怪氣地諷刺道：「豬鼻子裡插大蔥，可真會裝相！」

「妳這老虔婆——」那丫鬟氣急，想同她吵，又被旁人勸開了。

王婆子懶得理會她，自顧自打起簾子，對黎枝枝道：「小姐，快進去吧。」

黎枝枝入了裡屋，四下環顧，點了不少燈燭，到處燈火通明，空氣中隱約泛著些藥的苦氣。

繞過屏風，一眼就看見了黎素晚，她倚靠在床頭，穿著素色的單衣，一副弱不禁風的模樣，輕輕咳嗽著。

見到黎枝枝是一個人，她的神態一下就冷淡了幾分，也不咳嗽了，輕聲道：「姊姊過來，是有什麼事嗎？」

聽到這一聲姊姊，黎枝枝便覺得心中惡寒，渾身冒雞皮疙瘩，甚至情不自禁地顫抖了一下。

她做得很明顯，沒有半點掩飾，黎素晚也看出來了，整個人都愣住，有些尷尬，

「怎麼了？」

黎枝枝沒回答她，只是藉著燈燭的光芒，傾過身去仔仔細細地端詳她。

還是如記憶中一模一樣的容貌，黎素晚生得清秀嬌小，細長蛾眉，大眼睛，嘴唇有些薄，膚色蒼白，輕蹙眉頭便有楚楚之態，很容易博得他人的憐惜。

黎素晚就是靠著這些憐惜，一步一步將她逼上了絕路。

黎枝枝湊得很近，盯著黎素晚看了許久，就在對方有些不自在的時候，她忽然問道：「妳究竟有什麼不滿足的呢？」

上一輩子，明明黎素晚已經贏了那麼多，而她幾乎一無所有，這人卻還是不肯放過她，甚至要了她的命。

人心究竟是一種怎樣的東西？

黎素晚有些莫名其妙，卻知道黎枝枝這話別有深意，微微白了臉，輕聲道：「姊姊在說什麼，晚兒怎麼聽不懂？」

見她露出慣常的無辜表情，黎枝枝莞爾輕笑起來，道：「沒關係，你以後會懂的。」她甚是溫柔地伸手，替對方撩開散亂的鬢髮，輕聲細語道：「就像我一樣，過了很久，我才懂得，其實人不一定要永遠做正確的事情，譬如做一個壞人也沒什麼不好，至少能活下去，對吧？」

黎枝枝的指尖冰涼，輕觸著她的臉頰，她心中陡然升起一種毛骨悚然之感，忍不住往後仰了仰頭，試圖避開對方，聲音瑟縮道：「姊姊想做什麼……」

黎枝枝驚奇地看著她，「不做什麼呀。」她笑咪咪地道：「我只是來探望你罷了，按理來說，我出生要比你晚十天呢，你爹娘託人把我們調換了，所以我應該叫你姊姊才對。」

黎枝枝每說一句，黎素晚的臉色就白一分，這話明擺著是在提醒她，她才是鳩占鵲巢的那個人，霸占了黎枝枝的身分這麼多年。

黎枝枝還在笑，「以後我就叫你晚兒姊姊吧，好不好呀？哎呀，姊姊不會不願意吧？」

話說到這個分上，黎素晚想不願意也不行了，只是乾巴巴道：「好……」

黎枝枝眉眼微彎，新月一般，道：「姊姊真體貼。對了，方才爹爹說，要我搬來紫藤苑住，姊姊覺得呢？」

聞言，黎素晚的表情刷地一下就變了，她險些沒繃住，脫口道：「不是說不搬了嗎？」說完驚覺自己失言，立即往門口看了一眼，發現沒有旁人，才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我不是那個意思，我、我只是有點驚訝罷了，畢竟昨天晚上……」

明明昨天晚上當著滿屋子人的面，黎枝枝答應說不搬來紫藤苑，怎麼才過了一天就改了主意呢？

黎素晚心裡有些著急，她忽然意識到，自己一直稱病在床的話，會錯過很多事情，萬一黎枝枝討了爹娘的歡心怎麼辦？還有哥哥……

黎枝枝輕輕啊了一聲，笑吟吟道：「我也不知道，只是爹爹今天突然說了這麼一句。」

「那妳……」黎素晚想細問，又問不出口，憋得難受。

黎枝枝貼心地接話，「我有沒有答應？」

黎素晚望著她，神色有些焦慮，她現在到底還小，偽裝的功力不及上輩子三成。

黎枝枝的表情戲謔，道：「妳猜呢？」她背著手在屋子裡轉了一圈，細細地觀賞那山水繡屏風、孔雀羅掛幔、雲煙香爐、青釉美人瓶……

這些東西無一不是黎素晚親自置辦的，精緻漂亮。

黎枝枝故意發出沒見過世面的驚歎，「真好看啊，這大瓶子，唉，這是什麼？」

她拿起一個小小的裂紋青釉瓷壺，道：「是吃粥的碗嗎？上面都裂了啊。」

黎素晚看著她的背影，面露厭惡道：「那是筆洗，紋路是冰裂紋，不是裂了。」

那是黎行知送給她的生辰禮物，她簡直不敢想像如果黎枝枝真的住進來，這些寶貝會被如何處置，這樣的地方給她住，豈不是牛嚼牡丹？

這種鄉巴佬合該去住柴房，黎素晚在心中惡毒地咒罵著。

她才罵完，一聲清脆的裂瓷動靜響起，細碎的青色瓷片蹦跳著四濺開來。

黎素晚還沒反應過來，便聽見黎枝枝語氣歉然道：「對不起，晚兒姊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妳不會怪我吧？」

王婆子是聽到聲音後第一個衝進來的，先是看向黎枝枝。

只見她面帶愧色地站在那裡，不住向黎素晚道歉，「姊姊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……對不起，我、我賠給妳好不好？」

黎素晚氣得差點沒能維持住虛弱的表象，「賠？妳知道這是新窯出的最後一批筆洗嗎？是哥哥送給我的！」

黎枝枝扁了扁嘴，眸中泛起水霧，眼淚在眼眶裡打轉，「我、我不知道，對不起……姊姊……」

黎素晚一聽她叫姊姊就煩得很，姊姊姊姊，彷彿無時無刻不在提醒她自己尷尬的身分，更何況她方才看得清清楚楚，黎枝枝就是鬆了手，筆洗才掉到地上的。

她氣得渾身發抖，攥緊被子，「妳……妳就是故意的……」

這話王婆子就不愛聽了，辯駁道：「晚兒小姐，小小姐都說她不是故意的了，您何必揪著不肯放？再者，這只是一個玩意罷了，摔壞了也沒法子，您要是實在想要，就著人去庫房支一個，咱們小姐可是府裡的正經主子，倒不至於連個筆洗都賠不起。」

話裡話外都是譏諷，對著黎素晚的心窩子戳，她差點一口血沒吐出來，指著王婆子哆嗦道：「妳——」

紫藤苑的丫鬟們見小姐吃虧，哪裡肯乾看著？一個個都吵嚷起來，說要找老爺找夫人。

王婆子根本不怕，聲音比她們還高，「妳們要去儘管去！老婆子我就不信了，小小姐是親骨肉，正兒八經的黎府千金，不小心摔壞個杯子碟子的，老爺夫人還能把她送官不成？」

這話一出，一眾婢女都遲疑了。

王婆子可不慣著她們，繼續大罵道：「妳們這些小賤蹄子，別以為我不知道妳們打什麼主意，就是打量著小小姐才回來，不知事，奴欺幼主，一些下作玩意兒，昨天的帳還沒同妳們清算，趕明兒有一個算一個，全把妳們發賣出府去，看誰家還敢雇妳們？倒夜壺的都不要！」

她罵完，往地上唾了一口，又轉向黎素晚，和顏悅色地道：「今兒老爺同老婆子說起，府裡有些刁奴愛做些狗仗人勢的事情，要老婆子去查一查，該罰的罰，該賣的賣，正一正家風。老婆子瞧著紫藤苑裡也有不少刁奴呢，晚兒小姐是脾氣好，不過老婆子多嘴勸您一句，可千萬別縱著她們到您頭上拉屎啊，忒臭！」

王婆子牙尖嘴利，用詞辛辣粗俗，還指桑罵槐，黎素晚的臉色一時難看無比，想同她爭辯，又覺得太降身分，只好掩著口咳嗽起來。

偏偏這時候，黎枝枝還在小心翼翼地問道：「姊姊，妳不會怪我吧？」

黎素晚氣得漲紅了臉，索性一翻白眼，暈了過去。

眾婢女驚呼起來，好似八百隻鴨子吵嚷著，「快來人！小姐暈倒啦！」

王婆子嘀咕一句，「方才不還中氣十足嗎？說暈就暈，真沒意思。」

黎枝枝想笑，卻又忍住了，眼看屋裡忙成一團，拉了拉王婆子，主僕二人一道出去了。

王婆子打著燈籠引路，一邊安慰道：「我瞧她好著呢，您也別擔心，醫館就在黎府對面，大夫一天三趟的往府裡跑，她還能把自個兒給病死不成？」

黎枝枝看著她不甚寬大的背影，又想起她方才罵人的氣勢，不禁笑了起來，輕聲道：「婆婆，方才多謝妳。」

王婆子歎了一口氣，擺了擺手，道：「是老爺夫人糊塗了，別說兩個大活人，就是兩隻蚱蜢湊一塊都得爭鬥，不過呢，老婆子我是覺得，人貴在有自知之明，是自己的就是自己的，不該是自己的也不要去搶，野狗才搶食呢，沒得作踐自己，還害了別人。」

「是啊。」黎枝枝有些恍然，思及上輩子種種，她千辛萬苦地討好黎府，最後換來了什麼呢？枉送了性命，怕是沒一個人會為她感到惋惜吧？

她輕聲喃喃道：「沒得作踐了自己……」